

生活在遥远深海的座头鲸拆散了本该幸福的一家人，
是什么，让最亲密的人变得如此陌生？



鲸鱼之歌

Songs of the Humpback Whale

[美] 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何文菁◎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博集天卷
CS-BOOKY



鲸鱼之歌

Songs of the Humpback Whale

[美] 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何文菁◎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鲸鱼之歌 / (美) 皮考特 (Picoult, J.) 著 ; 何文菁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2.1

书名原文 : Songs of the Humpback Whale

ISBN 978-7-5404-5166-0

I. ①鲸… II. ①皮…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284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18-2011-244

Songs of the Humpback Whale

Copyright©1992 by Jodi Picoul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ri Tobias Agency, LLC and Laura Gross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鲸鱼之歌

作 者 : [美] 朱迪 · 皮考特

译 者 : 何文菁

出 版 人 : 刘清华

责任编辑 :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 孙淑慧

策划编辑 : 马冬冬

版权支持 : 李彩萍

营销支持 : 宋 丹

版式设计 : 李 洁

封面设计 : 平 平

出版发行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 410014)

网 址 : www.hnwy.net

印 刷 :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332 千字

印 张 : 13.5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04-5166-0

定 价 : 3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 010-84409925)



■ 献给蒂姆，感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

鲸鱼之歌
Songs of the Humpback Whale



目录

Contents



楔子 丽贝卡 1990年11月	001	11. 丽贝卡 1990年7月29日	053
1. 婕 我已无可忍	005	12. 奥利弗 我要找到她	062
2. 奥利弗 鲸鱼之歌	010	13. 山姆 空茫	067
3. 婕 我已变陌生	014	14. 婕 大峡谷	075
4. 婕 十岁时的记忆	021	15. 朱力 无人的水声	079
5. 婕 该往哪里走	024	16. 丽贝卡 1990年7月25日	081
6. 丽贝卡 1990年8月2日	029	17. 奥利弗 意外的线索	096
7. 山姆 与苹果无关	035	18. 山姆 开端	099
8. 奥利弗 乱	037	19. 丽贝卡 1990年7月22日	106
9. 婕 前往希拉本德	040	20. 婕 独具创意的宣传	121
10. 朱力 当我们还是少年	050	21. 婕 盐湖城	126

22. 丽贝卡 1990年7月21日	131	35. 朱力 事故	220
23. 朱力 父亲	144	36. 婕 爆破	222
24. 山姆 不应被遗忘的过去	147	37. 丽贝卡 回忆	226
25. 婕 最初的爱	149	38. 朱力 遗址	228
26. 丽贝卡 1990年7月19日	154	39. 丽贝卡 1990年7月13日，	
27. 奥利弗 一丝了然	165	星期五	231
28. 朱力 当初	171	40. 婕 待解的结	234
29. 婕 变化	175	41. 奥利弗 放手	238
30. 丽贝卡 1990年7月18日	186	42. 婕 旧日噩梦	243
31. 婕 采购	191	43. 婕 水族馆	247
32. 奥利弗 醒悟	199	44. 奥利弗 初遇	253
33. 丽贝卡 1990年7月15日	207	45. 婕 未发出的信	259
34. 山姆 蠢笑话游戏	212	46. 朱力 菲兹杰拉德	262

47. 婕 展览	265	60. 丽贝卡 1990年7月7日	358
48. 奥利弗 思念纠缠	270	61. 婕 冲击	362
49. 婕 真正的我	277	62. 朱力 纠缠	372
50. 山姆 城里的女孩	286	63. 山姆 矛盾	377
51. 婕 果园	295	64. 奥利弗 原谅	382
52. 山姆 重新认识	308	65. 朱力 补偿	386
53. 奥利弗 最勇敢的决定	320	66. 山姆 痛失	390
54. 婕 克服恐惧	325	67. 婕 解脱	400
55. 朱力 灵魂牵系的人	334	68. 奥利弗 告白	405
56. 山姆 爱	336	69. 朱力 灵魂支点	408
57. 奥利弗 拯救	341	70. 山姆 这不是告别	411
58. 婕 过往之痛	350	71. 丽贝卡 记忆苏醒	414
59. 山姆 完整的自己	355	72. 婕 一个清醒的未来	418

楔子 丽贝卡

/ 1990年11月 /

照片右上角有架小飞机，看起来正要冲着我的前额过来。它体态袖珍，蓝盈盈、胖墩墩的长椭圆机身，腰部支出两只翅膀，形状正似一个十字架。我们在马萨诸塞州收到这张照片时，母亲第一眼就注意到那形状。

“你看，丽贝卡，”她说，“这就是征兆。”

我三岁半时坐飞机失事，险些没死掉。此后母亲一直说，我命中注定不是普通的人。也不知是不是这样。实话说我记不得那次坠机了。她当时与父亲发生争执——争执末了，她对着洗碗池出水口的食物残渣搅拌机号啕，而父亲为防墙上的画遭破坏，将它们统统拿下来，藏入他雪佛兰车的后备厢里。争执的结果，母亲带上我投奔外祖父母，他们家在波士顿，房子通风透气，整体漆成乳黄色。父亲频频来电。威胁她把我送回去，不然要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了。母亲只好送我回去，却说她不能一道。原话是，“对不起，宝贝，可我实在受不了那男人了。”她给我套上一件柠檬黄针织衫，在我手上戴副白手套。她把我托管给机场的一个空乘小姐，亲了亲我表示告别，然后说，“别把手套弄丢了，很贵的。”

我不太记得坠机的事了。飞机在我四周散了架；在第八排座位之前整

个儿断开。能记得的就是我紧紧攥着那副手套，人人吓得不敢动，而我不知该不该呼吸。

真的，我不太记得坠机的事了。不过长到一定年龄后，母亲告诉说，我是那起事故的五名幸存者之一。她说我的相片上了《时报》的头版——我穿着一件烧得焦黄的小衣服，哇哇哭着，双臂撑得老开。这张由一个雇农用布朗尼牌相机拍下的照片，被新闻界曝光后，触动了数百万的美国人。她对我说起那天大火冲天，一直燎烧到云朵。她说比起这个来，她与父亲之间的争执显得毫无意义。

角落里有飞机的那张照片，是我们离开加州时，一个卡车司机帮我们拍的。照片中，母亲梳着马尾辫，手臂松弛地搭在我的肩头，然而手指却不自然地紧贴在我脖子上，像是怕我跑了。她微笑着，身穿一件父亲的衬衣。我没笑，也没看照相机。

卡车司机名叫弗莱克斯。嘴唇上面很干净，蓄着一绺红色的胡子。他说，自内布拉斯加州以降，我们是他沿途见到的最美的风景。弗莱克斯用的是自己的相机——我们走得太急，所以没带。他说：“我给你们照，你们给我地址，我再给你们寄去。”母亲表示无所谓，反正给他的是她弟弟出租房的地址，即便弗莱克斯是个疯子，还跑去纵火，也没人会被烧着。

朱力舅舅将弗莱克斯寄来的照片转交给了我们。照片装在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里，信封上歪歪扭扭贴了一溜共二十五张一分邮票，写了转寄地址。母亲没让我看弗莱克斯附在信里给她的便笺条。

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只因为我是唯一把这个故事讲全的人。该有的人都在故事里了——妈妈、爸爸、朱力舅舅、山姆，甚至哈德利——不过我们的视角各不相同。比方说，我是倒看这个故事的，好像电影倒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来看。不过我知道，母亲的看法跟我不一样。

我们收到弗莱克斯寄的照片后，全都站在厨房餐桌边看——我、妈

妈、朱力和山姆。朱力说，照片上的我很漂亮，你们是在哪儿拍的？山姆摇摇头就离开了餐桌。“啥都没有，”他说，“又没树，又没峡谷，啥都没有。”

“有我们啊。”母亲说。

“这不是你们拍照的原因。”山姆说。他的声音仿佛给厨房四壁镀上了一层淡银色。“有别的原因。只是我们都看不出来。”他说完，就这样走出去了。

母亲与我面面相觑，两下里都很讶异。那里面的确有我们的秘密。我们俩当时都本能地看着公路路面上我们右侧的一个位置，那是加州与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卡车司机开到这里能感觉出路面铺设状况的不同；对其他人来说，差异却没有那么明显。

鲸鱼之歌
Songs of the Humpback Whale



1. 婕 我已无可忍

结婚前一天晚上，我惊叫着醒过来。父母走进来抱住我；拍拍我的头，替我抚顺头发，这些都做完了，我却仍停不下来。我紧闭着嘴，继续像夜行动物一样，发出高亢刺耳的尖叫声。

父母并肩站着。我们住在波士顿一片刻板无趣的郊区，邻居一个个全被我们吵醒了。我看见一栋栋房子里亮起灯——蓝、黄两色的灯光闪烁着，好像过圣诞节——奇怪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平常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年方十九，是韦尔斯利大学的优等生，在1967年，这算是不小的成就了。我马上要跟自己梦寐以求的男人在墙板刷得雪白的典型新英格兰^①式教堂结婚，喜宴——有戴白手套的侍者和鲟鱼鱼子酱的华丽喜宴——就设在娘家的后院。蜜月归来，即有一份工作等着我。实在说不出将来会有什么不顺。

到今天我也始终不懂为什么。尖叫突如其来，突如其逝。转天早上，我嫁给了奥利弗·琼斯——那个赫赫有名的奥利弗·琼斯——理论上就要



① 译注：美国东北部六州的总称，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

跟他“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镇上只有我一个语言矫正治疗师，为此我常需频繁往来于圣地亚哥的各间小学。现在已经不会忙不过来了——丽贝卡已经长大，能自己照顾自己，而奥利弗又时常不在家，家里的事不像以前那样多了。我喜欢我的工作，但跟奥利弗喜欢他的工作的感觉不一样。对奥利弗来说，你就是让他住在阿根廷海岸线上的一顶帆布帐篷里，只要每天看着鲸鱼在温暖的水域里歌唱，他也会心满意足的。

我的工作是协助孩子们找到他们的声音——那些孩子有些入学时就不会说话，有些说话咬舌，有些先天腭裂^①。一开始我都是让他们挨个儿走进我那间小小的临时教室，他们穿凯滋牌帆布鞋的脚在地上磨啊磨，怯怯地不时瞥一眼那台令他们生畏的录音设备，一句话也说不出。有时候我也跟着不说话，直到他们自己打破沉默来问我，该做什么。也有小孩这时候会用手去捂嘴；我甚至碰见个小姑娘，当场就哭了：他们听不得自己的声音，别人对他们说，他们说话的样子难看。我的作用则是，让他们明白，其实有人愿意听他们说，也接受他们说话的方式。

我告诉那些孩子，我七岁时发“S”这个音，每回都像吹哨，因此在学校受嘲弄，没有几个朋友，也不怎么说话。有一天，我的老师告诉全班说我们要演一出戏，每个同学都必须参加。我因为实在太怕在人前朗诵而假装自己病了。母亲离开卧室时，我将体温表举到灯泡跟前，以此炮制了一场虚假的高烧。我被允许在家里待三天，后来老师打来电话，我的小伎俩被母亲戳穿了。我回到学校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她告诉我，戏里所有角色都被领掉了，但是她给我留了一个特别的角色，而且不用上台。我



① 译注：口腔软组织或骨组织畸形，轻者吐字不清，重者导致语言能力完全丧失。

将担任音效总监，就像拍电影时那样。长达三周，我每天放学后跟着老师练习。我适时地发现，我可以扮演消防车，可以是只鸟，是只老鼠或一只蜜蜂，还能是好多别的东西，而这恰恰因为我说话咬舌。演出当晚我拿到一件黑袍和一支话筒。其他同学每人都只有一个角色，而我却扮演了好几种动物和机器。父亲为我感到极度自豪；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他唯一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这是我跟奥利弗一起参加海岸研究所的鸡尾酒派对时，常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我们与经费赞助者交际。我们自称琼斯博士夫妇，虽然我只是个准博士。我们在大家就要坐下来用主菜时悄悄溜走。我们跑回车上，笑那些人穿的缀亮片的裙装和无尾晚礼服。我在车里蜷起身体，倚在驾驶中的奥利弗身上，听他给我讲那个我已经听过一百万遍的故事——曾有这样一个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你能在每一个大洋里找到鲸鱼。

不管发生什么事，奥利弗身上总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是第一个真正让我动心的人，时至今日他也还是有这个本事。我乐意与之共有一个家、一份生活和一个孩子的人，除了他没有别人。他只需微笑一下，便能将我带回十五年前的自己。撇去分歧不说，我们仍然与彼此相连。

我周二去的那所学校里，用于办公的场所是个校工杂物间。某天正午刚过，校秘书敲响我的门，说有琼斯博士的电话找我。我着实吃了一惊。虽说奥利弗这周回到家里整理研究数据，但他一般既无空闲也没有兴趣给我打电话，而且他从不问我哪一天去什么学校。“跟他说我这儿有个学生。”我说完，按下录音机的播放按钮。房间里响起了咿呀的元音：A——E——I。我太了解奥利弗的小把戏。O——U。Oh, you. Oh, you.^①



① 译注：“Oh, you.”的发音与元音字母“O”、“U”同，也可表示对一个人无奈的叹息。相当于“你啊，你啊。要我拿你怎么办？”

许多人都知道奥利弗。我们初识时，他还默默无闻，如今却已跻身鲸与鲸行为研究的主要人员之一。他的发现曾撼动整个科学界。他声名显赫，乃至有人会给我们家的邮箱拍照，以示自己“去过琼斯博士的家了”。奥利弗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是鲸鱼的歌声。研究表明，同属一个族群的鲸鱼只唱一首歌——奥利弗给这些歌录过音，而且会将这同一首歌代代相传。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得不多。在这点上，我们双方皆有责任。如今他已经不大谈那些涌动在他脑子里的想法了，而我常常也会忘了再去问。

理所当然的，事业是他优先考虑的东西。为了在圣地亚哥海岸研究中心工作，他将我们举家迁移到加利福尼亚。他在那里发现了东海岸座头鲸——他生命真正的热情所在。虽然我一到圣地亚哥就不想在那儿待了，却没有同他说。毕竟我曾发誓说要甘苦与共。结果奥利弗飞回了波士顿，把我跟小宝宝撇在了这个四季炎热的地方，周遭没有一丝冰雪的气味。

我绝不接他的电话。

到此为止。我不会再忍了。

我可以不计较自己退居于他的事业之后，却不能忽视这整件事对丽贝卡的影响。她在十四岁上就已经能用一种我三十五岁时仍未具备的成熟视角去看待她的生活——虽然，我怀疑，她并不喜欢她所看见的一切。奥利弗很少回来，即便回来，他跟我们相处的时间也不及他花在书房里的时间。他对任何与海洋无关的事都毫无兴趣。我可以不计较他对待我的方式：我们还有过去；当初是我自己要爱他的，我可以对自己说，现在的局面我也有责任。而丽贝卡却不会仅仅因为他是她的父亲，就给予他无条件的信赖。丽贝卡有她的期望。

我听说过，十几岁的孩子会离家出走、怀孕、辍学，也知道这些常与家庭的问题有关。我于是对奥利弗下了最后通牒。下周丽贝卡要过十五岁生日，这与奥利弗去南美海岸观察座头鲸繁殖地的计划正好相冲突。奥利

弗准备赴行，而我要他留下来。

我想对他说：女儿是你的。虽然我们之间，如今已经疏离到即便彼此擦身都有点认不出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共有的这段时间，你总要作个打算。

我忍着不开口，完全是因为在丽贝卡身上曾发生的那起事故。事故因我与奥利弗的争执而起，那以后我一直全力避免这种事。我忘了那时究竟争的是什么，只记得我有怨怼，而他动了手。我带上孩子（丽贝卡当时年仅三岁半）坐飞机去父母家。我告诉母亲说，我想跟奥利弗离婚；我说，他是个疯子，最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打了我。奥利弗给我打电话，说我做什么都好，就是无权带走他的女儿。他威胁说要诉诸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这件事。于是我只好把丽贝卡送到机场，告诉她：“对不起，宝贝，可我实在受不了那男人了。”我给一个空乘小姐一百美元，让她带丽贝卡登机。飞机在得梅因失事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是，我赶往一个农夫的玉米田，看到飞机残骸还冒着烟。那残骸看起来像是活的。风在机翼间唱着莫可名状的歌。我身后的丽贝卡，虽然熏黑了，却安然无恙，作为幸存的五个遇难者之一，蜷缩在她父亲的怀抱里。她有着奥利弗的黄头发和黄色的小雀斑。她像他一样美。我在与奥利弗对视之下，突然明白了命运何以让我爱上这样一个男人：我与他的结合，缔造了一个连无情的天地都为之动容的孩子。